

全上古三代秦漢
三國六朝文

漢

第二函
第十冊

全後漢文卷六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田羽

羽扶風人仕順帝時官爵未詳

薦法真

真字高卿雄之子同郡田羽薦真前後四徵皆不屈

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已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袞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

儀之鳳矣

後漢法真傳

郭正

正爵里未詳

法真頌

真友人郭正頌真乃共刊后頌之

法真明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

百世之師者矣

後漢法真傳

陳蕃

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母憂棄官州辟別駕從事復棄去公府舉方正不就徵拜議郎再遷樂安太守呂忤梁冀左轉脩武令遷尚書出爲豫章太守徵拜尚書令遷大鴻臚坐救李雲免復徵拜議郎遷光祿勳免徵爲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代楊秉爲太尉坐救李膺等免竇后臨朝呂爲太傅錄尚書事建寧初與竇武等謀誅宦官事泄爲曹節等矯詔所殺年七十餘

駁討零陵桂陽山賊及州郡一切得舉孝廉茂才疏

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敕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

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曰長請屬之路乎

後漢陳蕃傳

薦徐穉等疏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民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後漢徐穉傳又袁宏後漢

紀二十二又御覽六百三十引續漢書

救李雲疏

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于憂國但違將順之禮禮譏暴諫然亦有狂狷愚忠不顧誅族之禍者古今有之是曰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言孝成皇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二主非不忿此二臣曰忠不思難皆不罪之今日殺李雲天下猶言陛下誅諫臣

所召臣敢觸龍鱗也

袁宏後漢紀二十一又後漢李雲傳作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于世矣故敢觸龍

鱗曰昧

召請

諫封賞內寵疏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尙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呂非義授邑左右呂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呂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呂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

曰致特隔水旱之困夫獄曰禁止姦違官曰稱才理物若法當于
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曰賄
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
舉委尙書三公使褻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後漢陳蕃傳

諫幸廣城校獵疏

臣聞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曰敦孝

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

袁宏紀作則爲逸遊肆樂情意

故皋陶戒舜無教逸遊周

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

夫安平之時尙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見哉田野空朝廷

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

曰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

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

意也齊景公欲觀于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

之音舉首嘖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已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也

後漢陳蕃傳

因火災上疏

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水冰暴風折樹又八九州郡竝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水爲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爲已然異爲方來恐卒有變必于三朝唯善政可已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

續漢五行志二注補引袁山松書延熹八年連月有火災諸宮

寺或一日再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

驚陳蕃劉智茂上疏諫云云書奏不省

理劉瓚等疏

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春秋于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敕後已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已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

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尙恥愧失其先業況乃
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已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
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
之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
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
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
于陛下有何愾愾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
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
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竝
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覺過死有餘辜昔丞
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
武加已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
相交構致此刑謫聞臣是言當復嘯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

之源引納尙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

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

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曰死陳

後漢陳蕃傳

臣聞昔齊桓公任管仲將正諸侯先爲政令今寇賊在外四肢之疾耳臣竊寢不能寐食不能飽憂陛下內政未治忠言日疏前梁冀五侯弄權天啟陛下收而戮之當時天下號爲小清其前鑒未遠旋起覆車之軌矣往年地動日蝕火災皆陰盛之應願陛下割塞左右豫政之原引納尙書朝省之事簡練高潔斥退佞邪如此則天和于上地洽于下矣從陛下踐阼曰來大臣誰敢舉左右之罪往者申屠嘉召鄧通文帝遣詣嘉府乃從而請之三公之職何所不統但今左右驕忿欲令三公不得舉筆臣蕃今擢自閭閻特爲陛下日月所照柰何受恩如臣而當避難苟生不敢正言陛下

雖厭臣毒言人主有自勉強

袁宏後漢紀二十一校本傳語次不同多出十三句

理李膺等疏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于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曰忠忤旨橫加攷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曰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于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與動不可曰違聖法進退不可曰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向況髮無罪于獄殺無辜于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于房掖國用盡于羅紈外戚私

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于漢愜愜無已故殷勤示變曰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後漢陳蕃

讓封高陽侯疏

使者卽臣廬授高陽卿侯印綬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曰爲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竊慕君子不曰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于臣之身亦何所寄願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

在得

後漢陳蕃傳

上竇太后疏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竈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諱言侯覽曹節公乘所王甫鄭颺等與趙夫人諸女尙書竝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水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竝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

後漢陳蕃傳

上書

昔明帝時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左右問之帝曰郎天官也曰當敘德何可妄與人邪今陛下曰郎比一把菜臣曰爲反側

也

御覽二百十五引汝南先賢傳

責諸尙書書

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于義不足焉得仁乎

後漢陳蕃傳

周景

景字仲饗廬江舒人辟大將軍梁冀府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入爲將作大匠延熹中冀誅坐免官禁錮尋拜尙書令遷太僕光祿大夫衛尉代劉寵爲司空免復代陳蕃爲太尉建寧初卒追封安陽鄉侯

與尙書邊韶議奏楊秉韋著

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曰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引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喻曰朝廷恩義如遂不

至詳議其罰

後漢楊震附傳

鄭柳

柳字伯林潁川陽城人和平初爲朝歌長

張公神道石闕銘

於穆張公含和泰清受符皇極乾綱以靈何天之休元亨利貞無
口口貴神燿洞口口度口泉殷商北垆嶽朝碁陽厥土做平芝草
茂木瀟瀟滋榮羣萌勳父激川通口口懷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廟克儉損盈詔命有司祭日中牲歲聿再薦公其饗零興來億載
歷數萬君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顯猶招拂英勳口錫介福惠
此吏民國無災寇屢獲豐年皇帝眉壽千祿于天牧守皆升握台
輔辰長與丞尉超遷相因休口烈烈無口口口

隸釋三張
公神碑

爰延

延字季平陳畱外黃人初爲縣廷掾鄉嗇夫桓帝時徵博士舉
賢良方正再遷爲侍中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
守徵拜大鴻臚召病乞還靈帝復特徵不行

星變上封事

臣聞天子尊無爲上故天曰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曰理

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曰河南尹鄧萬

案鄧禹傳陳蕃

傳竝作鄧萬世此脫世字

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

見與之對博上下媢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曰咨政德

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彊臣共

博列婦人于側積此無禮曰致大災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嫣同

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

戮媢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曰事多放

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曰甄其德善人同處則

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

臣惑君亂妾危主曰非所言則悅于耳曰非所行則翫于目故令

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

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
卽見夫曰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尙降此變豈況陛
下今所親幸曰賤爲貴曰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蹇蹇
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
除

後漢爰
延傳

陳寔

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爲縣吏都亭刺佐後爲督郵復爲郡西
門亭長轉功曹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復再遷除太丘
長坐黨事逮捕遇赦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爲掾屬後復坐黨
事免累徵不起中平四年卒年八十四私諡曰文範先生

異聞記

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
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

有穿穴乃已器盛繼之下此女子塚中已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舍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已至于今父母去時所畱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

抱朴子內篇對俗

陳紀

紀字元方寔子獻帝初拜五官中郎將遷侍中出爲平原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尙書令建安初拜大鴻臚

肉刑論

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

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曰成三德易著剝刑滅趾之法所曰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毀其體而纔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

魏志陳羣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三十

全後漢文卷六十三終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奐

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桓帝初辟大將軍梁冀府曰疾去後舉
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拜議郎永壽初遷安定屬國都尉進使匈
奴中郎將延熹中梁冀誅曰故吏禁錮後爲武威太守遷度遼
將軍徵拜大司農鮮卑入塞出爲護匈奴中郎將靈帝初徵拜
少府遷大司農轉太常遭黨錮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有集二

卷

扶葉賦

綠房翠蒂紫飾紅敷黃螺圓出垂蕤散舒纓曰金牙點曰素珠

初學

記二十七御覽
九百九十九

應詔上書言災應

臣聞風已號令動物通氣木者火之本相須乃明蛇者屈伸隱顯似龍順至爲休徵逆來爲災殃故大將軍竇武忠肅恭儉有援立之功太傅陳蕃敦方抗直夙夜匪懈一旦被誅天下驚怛海內默默莫不哀心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改葬天乃立反風其木樹盡起今宜改葬蕃武還其家屬諸被禁錮一宜蠲除則災變可消昇平可致也

袁宏後漢紀二

十二建寅二年青蛇見御座殿軒大風折木詔羣臣各上封事匈奴中郎將張奐上書

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木生于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蟄蟄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爲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靈社稷或方直不回前已讒勝竝伏誅戮海內默默入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歎昔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

大義顧復之報

後漢張奐傳又略見續漢五行志
注補引張奐傳多出袁宏紀十三語

上言東羌事

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頴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曰恩降可無後

悔

後漢段
頴傳

累見折脚

同上

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災

同上

奏記謝段頴

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曰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曰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僉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
上山之用此淳于髡所曰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

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于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
燕昭寶之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
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
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

後漢張
奭傳

與延篤書

唯別三年無一日之忘京師禁忌不敢相聞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年老氣衰智盡謀索每有所處違宜失便北爲兒車所讎中爲馬
循所困眞欲入三泉之下復鎮之曰大石昆乎此時也且太陰之
地冰厚三尺木皮五寸風寒慘冽剝脫傷骨但此自非老嫗者所
堪而復加之曰師旅因之曰饑饉眾艱罄集不可一二而言也譬
盲日甚氣力寢衰神耶當復相見者從此辭矣

北堂書鈔一百五
十六藝文類聚三

十御覽

三十四

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曰流言相猜邪

初學記十八交
友街覽四百十

與陰氏書

篤念既密文章燦爛名實相副奉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于手

蘇文

類聚三十一御覽五百九十五

與宋季文書

覽手迹知遂遵南山之志繼四賢之蹤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

光明奐呂鄙固少復道訓于今五十載矣

蘇文類聚三十七

與許季師書

不面之闊悠悠曠久飢渴之念豈當有忘

文選曹植責躬詩注

報崔子玉書

今月三日舉家來居此本非所規貪突賊陣

蘇文類聚八十八

與崔子貞書

崔寔字子貞

僕呂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殺羊矛如錐鐵盾如榆葉

御覽三百

五十三又三百五十七

人生實難所務非此

文選王粲贈蔡子篤詩注引與崔子書各本子下脫一字依文疑當是子貞也

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

文選

與公超書

下筆愴恨泣先言流

御覽四百八十八

與孟季徯書

一作季尉

素苦悸逆頃者益甚百病所歸月衰日損

御覽七百四十一

與屯留君書

氣厲流行傷賢害善

文選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

誠兄子書

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傲耆老侮狎
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禮自持聞敦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
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
子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己汝資父爲

師汝父寧輕鄉里邪年少多失改之爲貴蘧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藝文類聚卷二十三

遺命諸子

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已續絲牢已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前窰朝殞夕下措屍靈床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

後漢張奐傳

張芝

芝字伯英奐長子辟太尉府公車徵有道皆不就善草書草誕謂之草聖

與朱賜書

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後漢趙岐傳注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四十九並引三輔決錄

注

與李幼才書

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

出也

引三輔決錄注

與朱使君書

正氣可已消邪人無其疊妖不自作

趙壹非草書

與府君書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日秋涼平善廣闊彌邁相思無違前
比得書不遂西行望遠懸想何日不勤捐棄漂沒不當行李又去
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間絕有緣復相聞飧食自愛張

芝幸甚幸甚

清化閣帖二

張昶

昶字文舒奐次子亦善草書建安初爲給事黃門侍郎

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然山莫尊于嶽澤莫盛于瀆山嶽有五而華處其一瀆有四而河在其數其靈也至矣聖人廢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獸奇蟲山經有紀矣是曰帝皇巡狩親五岳而告至觀方后而攷禮故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所曰崇山川而報功也四海一統天子秉其禮諸侯力政疆國攝其祭其奉邑曰華陰也久矣乃紀于禹貢而分秦晉之境秦鄙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邑旣遷徙禮亦如之二國力爭曰奉曰祭其城險固基趾猶存故老之言未殞于民也逮至大漢受命克亂不愆不忘舊名是復率禮不越故祀是尊歷葉增脩虔恭又備一禱三祀終歲而四曰迄于今而世宗又經集靈之宮于其下想喬松之疇是遊

是憩郡國方土自遠而至者充巖塞崖鄉邑巫覡宗祀乎其中者

盈谷溢谿咸有浮飄之志愉悅之色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越

文選沈約

遊沈道士館詩注作而起

果繁昌之福可降而致也故殖財之寶黃玉自出令

德之珍卿相是毓匪惟嵩高降生申甫此亦有焉天有所興必先

廢之故殷宗周宣已衰致盛是時也王業中缺大化陵遲郡縣既

毀財匱禮乏庭廟傾壞壇場蕪穢祭祀之禮頗有缺焉于是鎮遠

將軍領北地太守闡鄉亭侯段君諱煨字忠明自武威占此土憑

託何華二靈是與故能已昭烈之德享上將之尊銜命持重屯斯

寄國討叛柔服威懷是示羣兇既除郡縣集寧家給人足戶有樂

生之歡朝釋西顧之慮而懷關中之恃雖昔蕭相輔佐之功功冠

羣后弗已加也遂解甲休士陣而不戰已逸其力脩飾享廟壇場

之位荒而後辟禮廢而復興又造祠堂表已參闕建神路之端首

觀壯麗乎孔徹然後旅祀祈請既有常處雖雨雪衣而禮不廢于

觀壯麗乎孔徹然後旅祀祈請既有常處雖雨雪衣而禮不廢于

是邑之士女咸曰宜之乃建碑刊石垂示後裔其辭曰

於穆堂闕堂闕昭明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程匪
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芬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藝文類聚

七初學記
五古文苑

張猛

猛字叔威奐少子建安初爲郡功曹補武威太守殺刺史反爲
韓遂所討自燒死

殺刺史邯鄲商下令

敢有臨商喪死不赦

魏志龐
涪傳

張敞

敞南陽人桓帝時爲郡功曹建寧初大將軍竇武辟爲令史

奏記王陽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

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
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
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于上人物悅于下言之若迂
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已聞遠已明府上智
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
山之難郡爲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于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
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已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已爲懇
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
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後漢王
龔附傳

段頴

頴字紀明武威姑臧人桓帝初舉孝廉爲憲陵園丞陵陽令遷
遼東屬國都尉徵拜議郎永壽中拜中郎將已功封列侯延熹
中遷護羌校尉坐罪徵下獄輸作左校起徙中復拜議郎遷并

州刺史復爲護羌校尉建寧初拜破羌將軍已功更封新豐縣侯徵還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坐事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熹平中代李咸爲太尉病免復爲司隸校尉轉潁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代橋玄爲太尉會日食自劾詔詣廷尉飲鴆死

應詔上言討先零東羌術略

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于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已爲狼子野心難已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

竝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雷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已
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已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
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
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
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
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

後漢段
熲傳

復上言東羌事

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輒弱易制所已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

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

案文選陸倕石闕銘注引段
熲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

破降爲上策戰爲下計蓋卽
述張奐之言各有詳略耳

聖朝明監信納誓言故臣謀得行奐

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

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

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已來羌寇最盛誅之

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呂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
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
而兩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古天心不爲
災傷下察人事眾和師克自橋門呂西落川呂東故宮縣邑更相
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軻案奐爲漢更身當
武職駐兵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
而無徵何呂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接
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呂爲深憂今傷郡戶
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于良
田養虺蛇于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
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募年所耗未半而餘
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呂任臣臨
時量宜不失權便

後漢段
熲傳

趙典

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太尉戒第二子

謝承書作戒之叔子

建和初舉有

道方正對策拜議郎再遷侍中襲封廚亭侯出爲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免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轉大鴻臚太僕太常免靈帝初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卒諡曰獻侯

諫開鴻池

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曰崇唐虞之約已遵孝

文之愛人也

後漢趙典傳

奏諫封恩澤侯

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

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已存舊典

後漢趙典傳

趙溫

溫字子柔典兄子爲京兆郡丞棄官去獻帝西遷爲侍中封江

江南亭侯代楊彪爲司空免尋爲司徒錄尙書事建安十三年
召辟曹丕爲掾忤曹公免官卒年七十二

與李催書

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
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已成千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
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
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于黃白城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
于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
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

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
注袁宏後漢紀二十八後漢

趙典
傳

宰宣

宣弘農人

上言宜封梁冀妻孫壽

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

後漢梁冀傳
宣素性佞邪

欲取嬪于
冀乃上言

袁著

著汝南人桓帝時爲郎中年十九上書劾梁冀密捕之變姓名僞死市棺殯送冀廉知其詐陰求得笞殺之冀誅有詔曰禮

祀

詣闕上書

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勢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已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曰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

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已開天下之口

後漢梁冀傳

劉淑

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永興二年

袁宏紀作延熹八年

舉賢良方正對策

第一拜議郎再遷尚書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靈帝初爲宦官所譖下獄自殺

延熹八年日蝕舉賢良方正對策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人主驕淫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正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和風雨時萬物得所矣

袁宏後漢紀二十二

劉梁

梁一名岑字曼山東平寧陽人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召拜尚書郎累遷後爲野王令未行有集三卷

除北新城長告縣人

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礨礨吾雖小宰猶有社稷

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

後漢劉梁傳

七舉

丹楹縹壁紫柱虹梁

文選注楹作擘虹作紅

桷榱朱綠藻梲玄黃鏤日金碧

雜日夜光鴻臺百層千雲參差仰觀八極遊目無涯玉樹青葱鸞

鶴竝栖隨珠明月照耀其陔

藝文類聚五十七文選景福殿賦注赭白馬賦注七啟注

綠柱朱

榱青瑣壁璫

御覽一百八十七

華組之纓從風紛紜

御覽六百八十九

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微妙荷彩昭爛流景揚輝

御覽六百九十二

舖徽之服紗縠之裳繁飾參差微鮮若霜御覽六百九十六

雙轅覆井芰荷垂英文選景福殿賦注

九旒之冕散耀垂文文選七啟注

先生昭然神悟霍爾體輕文選何敬叔襍詩注七啟注

醑曰醢醢和曰蜜飴文選七命注

芻豢既陳異饌竝羞勺藥之調煎炙烝騰醑曰醢醢和曰蜜飴書

一百四十二

菰梁之飯入口叢流送曰熊蹯咽曰豹胎書鈔一百四十四

鯉魷之膾分豪析釐書鈔一百四十五

辯和同論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曰君子之于事也無適無莫必攷之曰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曰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

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曰劑其味君子食之曰平其
心同如水焉若曰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曰
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曰救過爲正曰匡惡爲忠經曰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
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
若曰宗廟之靈得保首領曰歿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諾及其卒也
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
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
夫從之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芊尹申亥從王
之欲曰殯于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
戰陽穀獻酒子反曰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
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者
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

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
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
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
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
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
勃鞞曰逆文爲成傅瑕曰順厲爲敗管蘇曰憎忤取進申侯曰愛
從見退攷之曰義也故曰不在逆順曰義爲斷不在憎愛曰道爲
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攷義之謂也

後漢劉
梁傳

劉梁碑

附

君遷桂陽太守班序曰正曰仁爲首曰義爲先

書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楨

楨字公幹梁孫建安中司空曹操曰爲軍謀祭酒掾歷平原侯庶子五官將文學有毛詩義問十卷集四卷

大暑賦

其爲暑也羲和總駕發扶木太陽爲輿達炎燭靈威參垂步朱轂赫赫炎炎烈烈暉暉若熾燎之附體又溫泉而沈肌獸喘氣干玄景鳥戢翼于高危農畷捉鎔而去疇織女釋杼而下機溫風至而增熱歆悒悒而無依披襟領而長嘯冀微風之來思

藝文類聚五

黎陽山賦

自魏都而南邁迄洪川呂竭休想王旅之旌旄望南路之遐修御輕駕而西徂過舊塢之高區爾乃踰峻嶺超連岡一登九息遂臻

其陽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珍木駢羅奮華揚
榮雲興風起蕭瑟清泠延首南望顧瞻舊鄉桑梓增敬慘切懷傷
河源汨其東遊陽鳥飄而南翔覩眾物之集華退欣欣而樂康

其藝文

類聚

七

良遊未厭白日潛輝

文選謝叔源游西池詩注

魯都賦

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

藝文類聚六十一

巨海分焉傾瀉百川

初學記六

山則連岡屬嶺曠峽北紫金揚暉于鴻岸水精潛光乎雲穴岱
宗邈其層秀干氣霧已高越其木則赤楸青松文莖蕙棠洪榦百
圍高徑穹皇竹則填彼山陔根瀕阪域夏簞攢包勁條竝殖蒙雪

含霜不渝其色翠實離離鳳凰攸食

藝文類聚六十一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初學記二十八

芳果萬名攢羅廣庭霜滋靈潤時至則零

御覽九百六十四

黍稷油油杭族垂芒殘穗滿握一穎千箱

初學記二十七

祿鷓葱鴉

御覽九百二十五

水產眾夥谷有彝倫頌首莘尾豐顛重斷戴兵挾刃盤甲曲鱗

文藝

類聚六

十一

其鹽則高益連再波酌海臻素澁凝結皓若雪氛

書鈔一百四十六

又有鹽沈漉沈煎炙暘春焦暴漬沫疏鹽自殷挹之不損取之不

動

書鈔一百四十六

女工則絳口綺縠

御覽八百十六

纖纖絲履燦爛鮮新靈草尋夢華榮奏口表呂文組

初學記作綦

綴呂

珠蟻步蹈安審接跡承身

書鈔一百三十六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六百九十七

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龍燭九枝逸稻

壽陽賦湛露已畱客召麗妙之新倡眾媛侍側鱗附盈房蛾眉清

眸顏若雪霜玄髮曜粉芳澤不口含丹吮素巧笑妍詳袿裾紛袿

振佩鳴璜插曜日之珍筭珥明月之珠璫舞人就列整飾容華和
顏揚眸眇風長歌飄乎焱發身如轉波尋虛騁迹顧與節和縱脩
袖已終曲若奔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祓禊國
于水嬉緹帷彌津丹帳覆洲日暮宴罷車騎就衢蓋如飛鶴馬如
游魚伊歲之冬雲氣清晞水沍露凝冰雪皚皚

藝文類聚六十一
書鈔一百二十五

初學記三又四又十五御覽三
百八十一七百二十七百十八

金陞玉砌玄栝雲柯

文選王融曲
水詩序注

應門巖巖朱扉含光路殿巋其隆崇文陛巘其高驤聽迅雷于長
除若有聞而復亡其園囿苑沼駢田接連淶池分浪日帶石垠文
隅瓊岸華玉依津邦乃大狩振揚炎威教民卽戎講習興師落幕
包括連結營圍長畢掩壑大羅被罽毛羣隕殪羽族殲剝填崎塞

眈不可勝錄

藝文類聚六十一
御覽八百三十二

戢武器于有炎之庫放戎馬于巨野之垆

水經泗
水注

彼齊諸儒繪弁端衣散佩垂紳金聲玉色溫故知新訪魯都之區
域弔先生之遺貞

御覽一百五十六

遂志賦

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豐草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茲云當牧
馬于路役車低昂愴恨惻切我獨西行去峻溪之鴻洞觀日日于
朝陽釋叢棘之餘刺踐檟林之柔芳皦玉粲日曜日華日舒
光信此山之多靈何神分之煌煌聊且遊觀周歷高岑仰攀高枝
側身遺陰磷磷礧礧曰廣其心伊天。皇之樹葉必結根于仁方梢
吳夷于東隅掣叛臣乎南荆戢干戈于內庫我馬繫而不行揚洪
恩于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奠曰無爲玄道穆曰普將翼儻又
于上列退仄陋于下場襲初服之蕪葳託蓬廬曰遊翔豈放言而
云爾乃旦夕之可忘

藝文類聚
二十六

清慮賦

結東阿之扶桑接西雷乎燭龍入鑠碧之間出水精之都上青騰

之山蹈琳瑯之塗玉樹翠葉上棲金鳥

初學記二十七文選雪賦注御覽八百八

錯華玉已茨屋駢雄

御覽作推

黃已爲墀紛已瑤蕊粿已玉夷

初學記二十七

御覽一百八十五

後布璿瑁之席前設觜蟻之筵憑文瑤之几對精金之盤

書鈔一百三十一

三引兩條御覽七百六又七百九又八百七又八百九

口虞氏之爨加火珠之餽炊嘉禾之米和芟莢之飯

書鈔一百四十四

仰稱木莖俯拔廉薑

御覽九百七十四

瓜賦

楨在曹植坐廚人進瓜植命爲賦促立成其辭曰

含金精之流芳冠種瓜已作珍三星在隅溫風節暮枕翹于藤流

美遠布黃華炳暉潛實獨著豐細異形圓方殊務揚暉發藻九朶

雜揉厥初作苦終然允甘應時湫熟含蘭吐芳藍皮蜜理素肌丹

鄒乃命圃師貢其最良投諸清流一流一藏更布象牙之席薰玳
瑁之筵凭彤玉之几酌撩碧之樽析呂金刀四剖三離承之呂雕
盤纂之呂纖絺甘逾蜜房冷亞冰圭藝文類聚八十七文選顏延
年皇太子釋奠會詩注初學
記十又二十七引四條又御覽二
百四十六八百十九九百七十八
與曹植書

明使君始垂哀憐意眷日崇譬之疾病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
疾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已其天醫至神而榮魄自盡也御覽七
百三十
九

肅曰素秋則落

文選潘正叔贈陸機詩注又劉琨
重贈廬諶詩注又張協七命注

諫曹植書

家丞邳顯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
誠不足同貫斯人竝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顯反疏簡私懼觀者
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

上招誘其罪不小已此反側

魏志冊
顯傳

荅魏太子丕借廓落帶書

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南垠之金登
窈窕之首貂貂

御覽作
顯貂

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

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
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
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
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尙可納也

魏志王粲傳注引典略又略見
御覽六百八十七六百八十八

處士國文甫碑

先生執乾靈之貞潔稟神祇之正性咳笑則孝悌之端著匍匐則
清節之兆見齟齬已及成人體無懈容口無愆辭兢兢業業小心
畏忌勤讓同儔敬事長老雖周之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飭
躬力行無已尙之是已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閨門稱其慈宗

屬懷其惠既乃潛身窮巖遊心載籍薄世名也初海內之亂不視膳羞十有餘年憂心泣血不勝其哀形銷氣竭自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時龍德逸民黃髮實叟綴文通儒有方彥士莫不拊心長號如喪同生咸曰爲誄所曰昭行也銘所曰旌德也古之君子旣沒而令問不忘者出斯一者也銘曰

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清內白如玉之素逍遙九皋方回是慕不計治萃名與殊路知我者希韞積未酷喪過乎哀遘疾不悟早世永頽違此榮祚咨爾末徒聿修歡故

藝文類聚三十七

劉陶

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桓帝時游太學舉孝廉除順陽長曰病免靈帝時拜侍御史封中陵鄉侯三遷尙書令拜侍中徙京兆尹後爲諫議大夫爲宦官所陷下獄死有集三卷

上疏陳事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寓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民不立
民非帝不寧夫天地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混
同一體自然之勢也臣竊觀之今立象錯度日月不明地裂川溢
妖祥竝興肩嗣仍絕民率流亡昔夏癸由此而廢商辛已斯而喪
若不悔寤恐懼將無及矣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
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
痛于肌膚震蝕不卽損于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怡民
饑之憂忽震裂之變輕無嗣之禍殆國家之命非所已彰美祖業
克保天祉者也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
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旣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于陛下
陛下旣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
使羣醜刊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眾異已戒陛
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于麀場豺狼乳于春圃斯豈唐咨禹

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于寤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于忠舌國命出于讒口擅閭樂于咸陽授趙高呂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呂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呂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同郡李膺皆履正清修貞介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彈糾豪傑埽滅饕惡肅清萬里不仁者遠雖山甫不畏彊禦誠無已逾也膺前後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鎮撫北疆神武揚于朔州疆胡懾于漠北文旣俎豆武亦干戈功遂身退家無私積斯實中興之

頁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不
合久屈間曹委于草莽臣敢吐不時之義于諱言之朝猶冰霜見
日必至消滅臣恐小人道長遂成其敗犯冒天顏言誠非議知必
呂身脂鼎鑊爲海內先笑所學之事將復何恨不學鬼谷之于東
齊而習秦儀之于周魏賈王孫于蜀都交猗頓之貨殖如此亦可
曰示王室之爵置天地之位矣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
臣之愚惑也

袁宏後漢紀二十一後漢劉陶傳合錄成篇

與樂松袁貢連名上疏言張角

聖王曰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
前司徒揚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
雖會赦令而謀不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
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
下明詔重募角等賞呂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

後漢劉陶傳

陳要急八事疏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
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
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
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隄高望
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
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
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尙可安事付主
者畱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曰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
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尙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
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
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
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曰爲國

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

臾之間深垂納省

後漢劉陶傳云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

詣闕上書訟朱穆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曰常侍貴寵
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
目羅取殘禍已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
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曰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鯨之戾
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于崇山重華忿于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
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于季孫呼噏則
令伊顏化爲桀跡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
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

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

後漢朱穆傳

改鑄大錢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
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
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曰藿食之
人謬延逮及敢懸書象魏聽罪絳闕蓋曰爲當今之憂不在于貨
在民有饑勞之怨海內無耳目之變乃箕子所謂佯愚而對也臣
不達殷人佯愚之慮欲于不問而言甲子之事故念生鮮死久復
不敢極諫陳其要請粗言生民之業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當作後貨
是曰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
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
竊見比年呂來良苗盡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野無青
草室如懸罄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鏹薄銖
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
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呂保蕭牆

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今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于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于沸鼎之中棲鳥于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于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寒之聲甚于斯歌是已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于此乎見白駒之蹇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

民眾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
及骨竝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于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
高遠呼使愁怨之民狼跳虎駭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
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絰織枯之末詩人所已
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若不早寤恐將及之臣東野狂闇不達
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曰身脂鼎鑊爲天下笑

十六後漢劉陶傳晉書食貨志通典八

袁宏後漢紀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五

全後漢文卷六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侯瑾

瑾字子瑜敦煌人桓帝時徵有道復徵博士皆不至有集二卷

箏賦

物順合于律呂音協同于宮商朱絃微而慷慨兮哀氣切而懷傷

初學記

十六

于是急絃促柱變調改曲卑殺纖妙微聲繁縟散清商而流轉兮

若將絕而復續紛曠蕩呂繁奏邈遺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風采練

其聲音美哉蕩乎樂而不淫雖懷思而不怨似幽風之遺音于是

雅曲既闕鄭衛仍修新聲順變妙弄優遊微風漂裔

初學記作漂
震文選廣絕

交論注
作影擊

冷氣輕浮感悲音而增歎愴顛悴而懷愁若乃上感天地

下動鬼神享祀宗祖酬酢嘉賓移風易俗混同人倫莫有尙于箏

者矣

藝文類聚四十四又初學記十六引兩條又略見文選月賦注陸機猛虎行注謝靈運擬鄴中集詩注劉峻廣絕交論注

皇德頌敘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恆傭作爲資暮還

輒爇薪讀書

御覽八百二十九

高彪

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游太學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後爲內黃令有集二卷

復刺遺馬融書

伏聞高問爲日久矣冀一見寵光敘腹心之願已啟其蔽不圖辭之已疾昔周公父文王兄武王九命作相已尹華夏猶握沐吐食已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

御覽六百六引

雜事彪詣大儒馬融辭不見彪復刺其書云云融省大愧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肯還

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

曰敘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啟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曰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曰隆天下歸德公今

養痾傲士故其宜也

後漢高彪傳

督軍御史箴餞贈第五永

文武將墜迺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卽戎忘身昭其果毅尙其桓桓師尙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鷂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上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日己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周公大聖石碣純臣曰威克愛曰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己真忘富遺貴福祿迺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先公高節越可永遵佩藏斯戒曰厲終身

後漢高彪傳
清化閣帖二

清誠

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曰福祿全其壽年飲酒病我性

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于眾煩
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
抗志凌雲煙滌蕩棄穢累飄邈任自然退修清呂淨吾存玄中玄
澄清翦思慮泰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
谷神綿綿存

藝文類聚
二十一

廉品

品爲議郎有集二卷

大儻賦

于吉日之上戊將大蜡于臘烝先茲日之酉久宿潔淨呂清澄乃
班有司聚眾大儻天子坐華駿臨朱軒凭玉几席文彌率百隸之
振子羣鼓噪于宮垣

御覽五
百二十

秦嘉

秦字士會隴西人桓帝時仕郡舉上計掾入洛除黃門郎病卒

于津鄉亭

與婦書秦嘉字士會止此一見

與妻徐淑書

不能善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僂俛當去知所苦故爾未有瘳損
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
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
車往想必自力

藝文類聚三十二

重報妻書

車還空反甚失所望兼敘遠別恨恨之情顧有悵然間得此鏡既
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已相與并致寶釵一雙
價值千金龍虎組履一緡好香四種各一斤素琴一張常所自彈
也明鏡可已鏡形寶釵可已耀首芳香可已馥身去穢麝香可已
辟惡氣素琴可已娛耳

藝文類聚三十二書鈔一百三十六引兩條御覽六百九十七七百十七七百十八

又九百八十一引兩條

李雲

雲字行祖甘陵人桓帝時舉孝廉再遷白馬令延熹二年曰上書死獄中

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曰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曰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

後漢李雲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一

趙芬

芬宿渠人爲巴郡文學掾

詣巴郡太守自訟

孝桓帝曰并州刺史泰山但望字伯闔爲巴郡太守勲恤民隱郡文學掾宿渠趙芬掾弘農馮尤墊江龔榮王祈李溫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禧閬中黃閬江州母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詣望自訟曰

郡境廣遠千里給吏兼將人從冬往夏還夏單冬複惟踰時之役懷怨曠之思其昏喪吉凶不得相見解緩補綻下至薪菜之物無不躬買于市富者財得自供貧者無曰自久是曰清儉天枉不聞加呂水陸艱難山有猛獸思迫期會隕身江河投死虎口咨嗟之歎歷世所苦天之應感乃遭明府欲爲更新童兒匹婦懽喜相賀將去遠就近釋危蒙安縣無數十民無遠邇恩加未生澤及來世巍巍之功勒于金石乞呂文書付計掾史人鬼同符必獲嘉報芬

等幸甚

華陽國志一

史枳

枳爲巴郡戶曹掾

白趙芬等事

芬等前後百餘人歷政訟訴未蒙感悟明府運機布政稽當皇極爲民庶請命救患德合天地澤潤河海開闢已來今遇慈父經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比隆等盛于斯爲美

華陽國志一

但望

望字伯闔泰山人桓帝時由并州刺史遷巴郡太守

請分郡疏

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

至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
百或及千里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
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滅絕罪錄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卽從春
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榮
等案龔榮
壑江人及隴西太守馮含上谷太守陳弘說往者至有劫閭中
令楊殷終津侯姜昊傷尉蘇鴻彭亭侯孫魯雍亭侯陳己殷侯樂
普又有女服賊千有餘人布散千里不卽發覺謀成乃誅其水陸
覆害煞郡掾枳謝盛塞威張御魚服令尹尋主簿胡直若此非一
給吏休謁往還數千閉囚須報或有彈劾動便歷年吏坐踰科恐
失冬節侵疑先死如當移傳不能待報輒自刑戮或長吏忿怒冤
枉弱民欲赴訴郡官每憚還往太守行桑農不到四縣刺史行部
不到十縣郡治江州時有溫風遙縣客吏多有疾病地勢側險皆
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餘家二江之會夏

水漲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而江州曰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
態敦重墊江曰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
分爲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魚池鹽鐵足
相供給兩近京師榮等自欲義出財帛造立府寺不費縣官得百
姓懽心孝武曰來亦分吳蜀諸郡聖德廣被民物滋繁增置郡土
釋民之勞誠聖主之盛業也臣雖貪大郡曰自優暇不忍小民顛
顛蔽隔謹具曰聞

華陽國志一

趙咨

咨字文楚東郡燕人延熹初舉至孝有道遷博士靈帝時舉高
第遷敦煌太守曰病免徵拜議郎出爲東海相復拜議郎

遺書教子肩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曰通人達
士鑒茲性命曰存亡爲晦明死生爲朝夕故其生也不爲娛亡也

不爲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于無端旣已消
什還合糞土土爲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
呂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
衣曰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曰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爰
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尙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
因之制兼二代復重曰牆髮之飾表曰旌銘之儀招福含斂之禮
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
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曰下其典稍乖至
于戰國漸至頽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
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
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貨糜于三泉人力單于酈墓玩好窮于
糞土伎巧費于窀穸自生民曰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
尼重明周禮墨子勉曰古道猶不能禦也是曰華夏之士爭相陵

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已相營赴
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爲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
喪雖有禮哀爲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椁
已爲孝愷豐賢重祿已昭慙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
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况于品庶禮
所不及古人時同卽會時乖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
墨夷露骸皆達于性理貴于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
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况我鄙闇不得不
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爲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
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已乘吾志故遠采古聖近
揆行事已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棺歸卽葬平地無墳勿卜
時日葬無設奠勿畱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

有言矣

後漢趙
咨傳

葛照

照陳雷高陽人

廣野君廟碑

延熹六年十二月雍丘令董生仰餘徽于千載遵茂美于絕代命縣人葛照爲文用章不朽之德

輟洗分餐諮謀帝猷陳鄭有涿鹿之功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華

夏綏靜黎物生民日來功盛莫崇

水經睢水注

張磐

磐字子石丹陽人延熹中爲交趾刺史後爲廬江太守

在獄自列狀

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膺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師餘燼烏竄遁還奔荊州刺史度尙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尙所枉受罪

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營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曰苟免永
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尙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
眞僞尙不徵者營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

後漢度
尙傳

番忠

忠字公誠梁人延熹中爲郎中光和中坐劾宦官免昭寧初辟

公府

上書劾朱瑀

臣聞治國之要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湯
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卽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
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尙
書令尹勳知中官姦亂考其黨與志清朝政革容侯朱瑀知事覺
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執奪璽綬迫脅陛
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

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
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罔皮剝小民甚于狼
虎多蓄財貨繕治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呂作魚釣車馬服玩
擬于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
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
年矣故頻歲日食于上地震于下所曰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
無狀昔高宗呂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
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
之讎誠怪陛下復忍擊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呂危其國
吳使刑人身遶其禍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呂不用宮之
奇子家駒呂至滅辱今瑀等竝在左右陛下春秋富盛呂不忍之
恩赦夷族之罪懼惑佞諂呂作不軌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
十五年皆耳目自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畱漏刻

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曰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

鑊之誅妻子并徙曰絕妄言之路

袁宏後漢紀二十四光和三年又見後漢曹節傳

劉洪

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宗室延熹中曰校尉應太史徵拜
郎中遷常山長史父憂去官後爲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
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領山陽太守

上言王漢月食注之失

推元漢乙巳元則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相
經緯于曰追天作麻校三光之步今爲疏闊孔子緯一事見二端
者明麻興廢隨天爲節甲寅麻于孔子時效己巳顓頊秦所施用
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三百改
憲之節甲寅己巳讖雖有文略其年數是曰學人各傳所聞至于
課校罔得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

于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課兩元
端閏餘差自五十分二之三朔三百四中節之餘二十九日效信
難聚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曰漢成注參官施行術不同
二十九事不中見食二事案漢習書見己巳元謂朝不聞不知聖
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己巳前已施行效後格
而已不用河平疏闢史官已廢之而漢呂去事分爭殆非其意雖
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部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

續漢

律麻
志中

朱寓

寓沛國人桓帝時廬江太守永康初爲尙書建寧初拜司隸校
尉尋復爲尙書遭黨禁下獄死

爲司隸奏單安徐盛

此等皆宮宦昆叔刀鋸之餘橫蒙恩私剖符三河不能思展命力

曰蒼天地敢張豺狼之口吞噬百姓之命罪深釁重人鬼同疾臣

銜命操斤翦其凶醜輒考核贓罪事皆伏上袁宏後漢紀二十二延熹八年膺起家為

司隸校尉河東太守單安河內太守徐盛中常侍單超徐盛之弟也憑寵干紀瀆貨害政沛國朱寓嘗為司隸校尉奏安盛

牢脩

脩一作順師事術士張成

上書與黨獄

司隸李膺御史中丞陳蕃汝南范滂潁川杜密南陽岑暉等相與

結為黨誹謗朝廷迫脅公卿自相薦舉三桓專魯六卿分晉政在

大夫春秋所譏袁宏後漢紀二十二李膺為司隸收河內張成殺之侯覽等教成弟子牢順上書

赦者天子所已布大德于天下蘇枯解難者也而膺等公于赦後

論殺無忌方命為虐行其私威且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

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不可長後漢黨錮傳序河內張成

善說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膺案殺之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

劉瑜

瑜字季節廣陵人延熹末舉賢良方正拜議郎靈帝初爲侍中與竇武謀誅宦官被誅

延熹八年舉賢良方正上書陳事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旨豐沛枝_梢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

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荅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旨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乎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_膺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

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祥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尙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功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已嚴刑威已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已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已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已廣諫道及

開東序金籐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
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慙慙推情言不足採懼

曰觸忤征營惴惴

後漢劉
瑜傳

太白出西方上書皇太后

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

主傍願急防之

後漢竇
武傳

與竇武陳蕃書

星辰錯謬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

後漢竇
武傳

劉琬

琬瑜子靈帝時舉方正不行

馬賦

吾有駿馬名曰騏雄龍頭鳥目麟腹虎胸尾如雪擘耳如插筒

御覽

八百九
十七

神龍賦

大哉龍之爲德變化屈伸隱則黃泉出則升雲聖賢其似之乎惟
天神上帝之馬含胎春夏房心所作軒照形角尾規矩

藝文類聚
九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襄楷

楷字公矩平原漯陰人延熹末上疏諫用宦官下獄論刑靈帝時舉方正又召博士徵皆不至

詣闕上疏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厭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傷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于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星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

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
鼈城傷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于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
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誼于占亦
與竹柏枯同自春夏已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
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
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闡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
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遣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
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卽位已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竝見族
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眾乞死諒已
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已來
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
獄先誅後刑所已重人命也頃數十歲已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
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

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
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曰廣螽斯之助又七年六月十三
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
郡夫龍形狀不一大小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曰爲符瑞聞
河內龍死諱曰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
衰華山神操璧曰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于沙丘王
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
猶然況于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
亦畔天后者安類墜者失勢春秋石五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
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
畔逆案春秋曰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曰爲
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
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

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已爲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于孟夏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

後漢襄楷傳

案水經濟水篇注引續漢書有延熹九年襄楷上疏卽此書之後半但小異耳今不

復上書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召久守執法亦爲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爲劉瓚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眾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鬪比年日食于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曰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

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孝沖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
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虐故周衰諸侯曰力征相尙于是夏育申
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于其時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
眞龍游廷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
豈不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
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
清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死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
旣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
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遣曰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
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媼女豔婦極天下之
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

後漢襄楷傳

召詣尙書問狀對

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

任至于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于前至今無繼嗣者豈

獨好之而使之然乎

後漢襄楷傳又袁宏後漢紀二十二作遂益昌熾也○案天市內宦者四星不在太微中

而在市中明宦者但當侍不當預內今乃處古常伯之位決謀于中傾動內外恐非天意也則與前復上書語相涉

荀爽

爽字慈明一名諳潁川潁陰人延熹末舉至孝拜郎中棄官去

後遭黨錮十餘年五府竝辟司空袁逢舉有道大將軍何進請

為從事中郎迎薦為侍中皆未就獻帝即位拜平原相行至宛

陵迎拜光祿勳視事三日代楊彪為司空有周易注十一卷

延熹九年舉至孝對策陳便宜

臣聞之于師曰漢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為孝

袁宏紀此

下有漢之諡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

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

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

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

袁宏紀此下有夫喪親自皆曰孝為務也

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已

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

袁宏紀此下有往者皆嗣數之

本枝不勝其咎未必不由此

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曰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

萬世

袁宏紀作此謂夷惠激俗適身而已不可貫之萬世為後嗣德者也

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

闇之禮未嘗改移曰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

袁宏紀作皆輔主宣化政之本也

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

敦厚之俗曰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亡生

者眾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

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

亦為之

袁宏紀此下有向其化也

又何誅焉昔翟方進曰自備宰相而不敢踰

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

年不呼其門所曰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

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
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
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
女于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于虞
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曰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
言湯曰娶禮歸其妹于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
曰天子之尊加于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尙主之儀曰妻制夫曰
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
觀象于天俯則察法于地覩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曰通神明之德曰類萬物之情今觀法于天則北極至尊四
星妃后察法于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覩鳥獸之文鳥則雄者
鳴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

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芟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
且詩初篇實首闕睢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
改尙主之制曰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
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臧咸備
各曰其敘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曰興福祥
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
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眾禮之中婚禮爲
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曰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
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曰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
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瓊宮陳妾數百陽竭于
上陰隔于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
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
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

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曰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于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曰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日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曰爲歲尊卑奢儉所曰爲禮故曰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惟器與名不可曰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于庭非有傷害困于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

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後漢荀淑附傳又略見袁

宏後漢紀

二十二

臣聞火生于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其義取之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蓋曰孝爲務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非所曰崇孝道而稱大德也頃者漢嗣數乏枝葉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文帝勞謙自約行過乎儉故有遺詔曰日易月此所謂夷惠激俗當身而已不可曰貫萬世而爲後嗣法者也

御覽五百四十五五百六十二引荀氏家傳較范書多出五六句

奏記讓孝廉

伏惟孝廉古之貢士賢則光君愚則虧政爽曰迂暗荷當大選

書鈔

原本七

十九

貽李膺書

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知曰直道不容于時悅

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卽聘問無狀嬰疾闕于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曰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閉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曰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報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後漢李膺傳

與郭叔都書

陳季方才德秀出

陳謏字季方潁川詩人實子紀弟

超世逸羣金相玉質文章虎

變終軍賈誼誠無曰加宜遂貢之宰相盛其龍光鹽車之驥自非伯樂無曰顯名採光剖璞曰獨見寶實爲足下利之

北堂書鈔三十三御覽六

百三十一

女誠

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臥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

行稱爲順婦曰崇螽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
曰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
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
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于灰春秋書之曰爲高也

文藝

類聚二
十三

荀悅

悅字仲豫爽兄儉之子建安初辟鎮東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給
事中祕書監侍中有漢紀三十卷申鑒五卷

漢紀序

案此漢紀正文范史
稱之爲序今從之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曰通宇宙揚
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曰光演大業肆于時夏亦唯翼翼曰監厥
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
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于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

著罔不能

衍能字傳無

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

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曰聖上穆然惟文之邛瞻前顧後是紹是維臣悅職監祕書攝官承乏祇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敘之總爲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缺務從省約曰副本書曰爲要結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曰俟君子焉

荀悅漢紀第一

凡漢紀其稱年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者臣悅所論

粗表其大事曰參得失曰廣視聽也惟漢四百二十有六載

衍二十二字

傳無

案漢元年至建安五年書奏之時凡二百有六年

皇帝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

之洪業思光啟于萬國闡綜大猷命立國典曰及羣籍于是乃作考舊通連體要曰述漢紀易稱多識前言往行曰畜其德詩云古

訓是式中興已前一事之事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

曰監矣撰漢書百篇曰綜往事庶幾來者亦有監乎此其辭曰

茫茫上古結繩而治書契爰作典謨云備明德惟馨光于萬祀其在
中葉實有陶唐丕顯伊則配天惟明蕩蕩厥猷有煥其章至于
有周對日重光於赫大漢統辟元功穆穆惟祇二祖六宗明明皇
帝纂承洪緒遭國閔凶困于荼蓼實天生德應運建主矯矯俊臣
惟國作輔綏我思成有德思祐撥亂反正大建惟序武功旣列迺
贊斯文口惟前軌命我小臣爰著典籍曰立舊勳綜往昭來永監

後昆侍中悅上

漢紀第
三十一

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曰通宇宙揚
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典
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遵古今四曰著
功勳五曰表賢能于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
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
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

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

于是綴敘舊書曰述漢紀中興曰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曰

觀矣後漢荀悅傳引漢紀序校之本書頗有刪改并移易其次第錄此一篇足見史家所載不盡合本書也

漢紀目錄

高祖一第一

高祖二第二

高祖三第三

高祖四第四

孝惠第五

高后第六

孝文上第七

孝文下第八

孝景第九

孝武一第十

孝武二第十一

孝武三第十二

孝武四第十三

孝武五第十四

孝武六第十五

孝昭第十六

孝宣一第十七

孝宣二第十八

孝宣三第十九

孝宣四第二十

孝元上第二十一

孝元中第二十二

孝元下第二十三

孝成一第二十四

孝成二第二十五

孝成三第二十六

孝成四第二十七

孝哀上第二十八

孝哀下第二十九

孝平第三十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羅莽遂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皇集麒麟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十一星隕如雨二

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溢爲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
夏雪三冬無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爲女子嫁
爲人婦生子枯木復生大石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曰鎮
萬國外命元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
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祕書監荀悅鈔撰漢書略舉其要假曰不直
尙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悅于是約集舊書撮序表志總爲帝紀
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功勳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
功臣名賢奇策善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
大略粗舉其紀傳所遺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繇重之
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略其文凡爲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
爲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于用其旨云爾會悅遷爲侍中
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衍一十字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
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

古之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于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執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羣后之盛勳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曰興可曰治可曰動可曰靜可曰言可曰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成焉爾故君子可觀之矣

漢紀何天復本又黃姬水本又蔣國祥本

荀彧

彧字文若爽兄緄之子永漢初舉孝廉再遷亢父令棄官歸初平中曹公領兗州引爲司馬建安初進侍中守尙書令後封萬歲亭侯十七年呂阻九錫爲曹公所忌從軍至壽春憂死一云

飲藥死諡曰敬侯魏咸熙末追贈太尉

迎駕都許議

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
兵徒曰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
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
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懷感舊之哀

魏志作百姓感舊而增哀從袁宏紀改

誠因此

時奉主上曰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曰服雄傑大略也扶引義曰
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
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

魏志荀彧傳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

鄴許彧勸太祖又袁宏後漢紀二十九末句作無能及也又後漢荀彧傳首句篇首有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

散齋得宴樂議

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又云君致齋
于外夫人致齋于內散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

樂之事也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已廢齋也散齋宜得從會宴樂

通典一百四十七

田疇讓官議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于爲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曰爲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曰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

魏志田疇傳注引魏書

報趙儼書

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繇絹悉已還民

魏志趙儼傳

報曹公書

紹聚眾官渡欲與公決勝負公已至弱當至彊若不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也公神武

明哲而奉曰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
臯間也是時劉項莫有先退者曰爲先退則勢屈也公曰十分居
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能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
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

袁宏後漢紀二十九
又見後漢荀彧傳

荀攸

攸字公達或從子少帝時徵拜黃門侍郎曰董卓亂棄官歸獻
帝初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建安初曹公徵爲汝南
太守入拜尚書曰爲軍師封陵樹亭侯轉中軍師拜尚書令建
安十九年卒魏正始中追諡曰敬侯有魏官儀一卷

勸進魏公牋

中軍師王淩謝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
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勳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
將軍高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

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大中大
夫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
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
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
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
胙臣曰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曰褒功賞德爲國藩衛也往
者天下崩亂羣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
曰徇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
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曰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
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
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旌鉞一時指麾然皆大
啟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竝爲侯伯白牡駢剛郊祀天地典策
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

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于上
賢臣聖宰受之于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逸計功
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
榮況于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
佩紫懷黃蓋已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于上將
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達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
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

魏志武帝紀
注引魏書

復勸進魏公

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
不卽大禮今旣虔奉詔命副順眾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
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海疆
域井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已立功故能成翼戴之勳立一匡
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于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已

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懲曩日
震蕩之艱託建忠賢廢墜是爲願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

魏志武帝

紀注引
魏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七終

全後漢文卷六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臧旻

旻廣陵射陽人桓帝時爲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雍奴令靈帝時爲吳郡太守熹平初拜揚州刺史遷使匈奴中郎將徵拜議郎轉長水校尉歷中山太原太守

上書訟第五種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于朱家管仲錯行于召忽此二臣已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于須臾貪命于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讎拔于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勳效傳于百世君臣載于篇籍假令二主紀過于纖介則此二臣同死于犬馬沈名于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

與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呂種爲上序直士呂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呂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罪致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呂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

後漢第五種傳

臧洪

洪字子源旻子舉孝廉爲郎選補卽長靈帝末棄官太守張超呂爲功曹起兵討董卓眾散袁紹使領青州徙爲東郡太守呂請救張超不許與紹絕被圍歷年城陷見殺

酸棗盟辭

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仲陳留太守邈東

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竝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
力已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
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

後漢臧洪傳袁宏後漢
紀二十四魏志臧洪傳

答陳琳書

隔闊相思發于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已趣舍異規不得相
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贖述敘禍福公私切至
所已不卽奉答者旣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已吾子攜負側室息
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已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
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已子之才窮該典籍豈
將闔于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已足知下之言信
不由衷將已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訟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
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
已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

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勒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呂輔佐主人無呂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邁牖里之戾陳畱克創兵之謀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孝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于離友信刑戮呂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已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啣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呂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

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所刺
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呂詐求歸可謂
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
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
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呂沮勸故抑
廢王命呂崇承制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
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
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已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
正呂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呂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
更引此義呂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
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遺君故東宗本州呂爲親援中扶郡將呂安
社稷一舉二得呂徼忠孝何呂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
君主人主人之于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呂安君親

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于伍員不當號哭于秦庭矣
苟區區于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
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已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
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已求生故身著圖象

袁宏
紀作

篆

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蓄已爲一

年之資匡困補乏已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
珪馬首南向張楊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
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
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已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
從邪加飛燕之屬悉已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于鉅野光武創
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
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授命
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

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魏志臧洪傳又後漢臧洪傳載此少四百四十餘字其多出者亦四十餘字今合錄之又略見袁宏後漢紀二十八

寇榮

榮上谷昌平人雍奴侯恂曾孫桓帝時爲侍中延熹中坐罪亡

命誅

上書陳情

臣聞天地之于萬物也好生帝王之于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已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已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蠅之人所共搆會已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勢于是遂作飛章已被于臣欲使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今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尚書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碩其過寘于嚴棘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于王命

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
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爲諂諛張設
機網復令陛下興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
袁騰竝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口剖
棺露齒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今殘酷容媚之
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
加濫罰是已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已俟陛下發神聖之聽
啟獨觀之明拒讒慝之誦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投溺之命
不意滯怒不爲春夏息淹恚不爲順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
嚴文尅剝痛于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
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已過也臣遇罰已來三赦再贖
無驗之罪足已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則見埽
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冤鬼天廣而無已自覆

地厚而無已自載踏陸土而有沈淪之憂遠巖牆而有鎮壓之患
精誠足已感于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愆足已陳于
原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已解眾論之疑臣思入國門
坐于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闐闐九重陷窅步設舉
趾觸罟罟動行絙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
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已來三離寒暑陰陽易位
當煖反寒春常淒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爲號令
春夏布德議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
避遠讒夫之誠已寧風旱已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
困固不爲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沈江湖
之流弔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已葬江魚之
腹無已自別于世不勝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犯冒王怒
觸突帝禁伏于兩觀陳訴毒痛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于熾爨

之下九死未悔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已解君怒孝子
殞命已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姬氏讒邪
之誑臣敢忘斯議不自斃已解明朝之忿哉乞已身塞重責願陛
下句兄弟死命使臣一門頗有遺類已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
情臨章涕泣泣血漣如

後漢寇恂附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一有刪節

張儉

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舉茂才不就延熹末為東部督郵建寧
中已黨禍亡命至中平初黨事解大將軍三公竝辟又舉敦樸
特徵拜少府皆不就建安初徵為衛尉卒官年八十四

舉奏中常侍侯覽罪覺

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
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已綺畫丹漆之屬制
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椁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

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

後漢書宦者侯覽傳案篇末二語

蓋范史約文今并錄之梅鼎祚文紀不取范史別載張璠漢紀云
儉爲東部督郵覽家防東儉劾覽云中常侍侯覽起第十六區皆
高樓四角連閣洞門綺井蓮花
辟柱綵畫魚肉臺苑擬諸宮闕

又奏

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

後漢書同上

郭泰

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累辟公府皆不就

答友勸仕進者

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
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
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末若巖岫頤神
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抱樸子正郭篇又袁宏後漢紀二
十三與此略同又後漢郭泰傳有

首四語

與陳留盛仲明書

足下諸人爲時棟梁

文選袁宏二國名臣贊注

蘇不韋方伍員論

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眾雪怨舊郢
會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已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
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
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憔悴出于百死冒觸嚴
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體斷首已毒生者使曷
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已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以
之于員不巳優乎

後漢蘇章傳

徐稚

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

與郭林宗書

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

後漢紀

戴良

良字叔鸞一云字文讓汝南慎陽人舉孝廉再辟司空府俱不

就

案吳志士燮傳黃武五年孫權分交州已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蓋卽此

失父零丁

敬白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爲禍積惡致災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傷當已重幣用相償請爲諸君說事狀我父軀體與眾異脊背偃僂捲如截脣吻參差不相值此其庶彤何能備請復重陳其面目鴟頭鵠頸獾狗啄眼淚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納無齒牙食不能嚼左右蹉口似西域口駱駝請復重陳其形骸爲人雖長甚細材面目芒蒼如死灰眼眶白陷如羹楮

御覽五百九十八

范冉

冉或作丹字史雲陳畱外黃人桓帝時除萊蕪長遭母喪不到
官後辟太尉府議者欲已爲侍御史逃去遭黨錮十餘年後辟
三府應司空命自劾退又辟太尉府已疾不行中平二年卒年
七十四

遺令敕子

吾生于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
于世氣絕便斂斂已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
埋其明堂之奠于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
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
親有所加也

後漢書
范冉傳

楊喬

喬字聖達會稽烏傷人桓帝時爲尚書數上書陳政事詔妻已
公主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上書薦孟嘗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
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
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
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慝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
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
于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
私用流涕夫物已遠至爲珍士已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
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已斗筭之姿趨日
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忘身進賢

後漢孟嘗傳

上諫

臣聞之曾子扣舷易水魚聞入淵鳥驚參天

口口口口口引
會稽典錄

陽球

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桓帝時舉孝廉補尚書侍郎出爲高唐令建寧初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拜九江太守遷平原相熹平末徵爲議郎光和中歷將作大匠尚書令遷司隸校尉徙衛尉爲中官曹節所誣下獄誅

奏罷鴻都文學

伏承有詔敕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曰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于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烏象盈簡而位升郎中彤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已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曰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

東觀足曰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曰消天下之謗

後漢陽球傳

奏劾王甫段熲

中常侍冠軍將軍王甫奉職多邪奸呂事上其所彈糾皆由睚眦勃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罪也太尉段熲呂征伐微功位極人臣不能竭忠報國而諂佞幸宜竝誅戮呂示海內

袁宏後漢靈帝紀中光和二年

遷平原相教

相前蒞高唐志埽姦鄙遂爲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呂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

後漢陽球傳

敕中都官從事

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

後漢陽球傳

何休

休字邵公任城樊人桓帝時拜郎中辭病去太傅陳蕃辟參政

事蕃敗坐廢後辟司徒府拜議郎遷諫議大夫有春秋公羊解
詁十一卷公羊諡例一卷公羊條例一卷春秋漢議十三卷左
氏膏肓十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穀梁廢疾二卷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
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
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惟問不得不廣
是曰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
句讀曰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曰治古學貴文章者
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曰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
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
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

使就繩墨焉

唐后
經本

朱儁

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桓帝時仕郡後爲主簿熹平中舉孝廉再遷除蘭陵令光和初拜交趾刺史封都亭侯徵爲諫議大夫中平初拜右中郎將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拜右車騎將軍還爲光祿大夫更封錢唐侯加位特進母喪去官起爲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出爲河內太守復拜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獻帝西遷爲洛陽留守棄官東屯中牟徵爲太僕代周忠爲太尉錄尚書事興平初免尋拜大司農奉詔和郭汜畱不遣發病卒

奏上靈懷皇后尊號

春秋之義母曰子貴宜改葬皇妣追上尊號如穆宗恭宗故事

袁宏

後漢紀二十七興平元年二月太尉朱儁司徒涪于嘉司空張喜奏

王允

允字子師太原祁人桓帝時爲郡吏後爲州別駕從事三府竝
辟曰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初拜豫州刺史爲宦官所誣再
徵下獄事得釋變姓名亡命少帝時大將軍何進請爲從事中
郎轉河南尹獻帝初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封
溫侯初平三年爲李傕等所殺

奏行六隱事

太史王立說孝經六隱事令朝廷行之消卻災邪有益聖躬

袁宏後漢

紀二
十六

復奏

立學深厚此聖人祕奧行之無損

同上

董卓

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爲州兵馬掾桓帝末補羽林郎拜郎中
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初拜

東中郎將呂軍敗抵罪起爲中郎將拜破虜將軍進前將軍徵
爲少府又拜并州牧皆不就少帝卽位何進謀誅宦官召入朝
遂行廢立事獻帝卽位遷太尉領前將軍封鄧侯進位相國拜
太師初平三年伏誅

被徵少府上書拒命

中平六年

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效命之秋吏士踴躍戀恩念報各
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卽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効力

行陣

魏志董卓傳
注引靈帝紀

斯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妻子飢
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傲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

增異復上

後漢董卓傳

被璽書拜并州牧復上書拒命

臣旣無老謀又無壯士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

戀臣畜養之恩樂爲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効力邊陲後漢

董卓傳又魏志董卓傳注引靈帝紀

到澠池上書請收張讓等典略作表

臣伏惟天下所已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一作慢

天常操擅一作操王命後漢董卓傳魏志董卓傳作中常侍張讓父

子兄弟竝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

田皆屬讓等至使怨一作變氣上蒸妖賊蠡起臣前奉詔討于扶羅

將士飢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已除民害從臺閣

求乞資直臣隨慰撫已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

癰雖痛勝如養肉後漢董卓傳作勝于內食及溺呼船悔之無及自篇首至此竝典略昔

趙鞅興晉陽之甲已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請收

讓等已清姦穢魏志董卓傳注後漢董卓傳注竝引典略又見後漢董卓傳魏志董卓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二十

署教

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

吳志士燮傳注引吳書

策廢少帝

案後漢董卓傳遂脅太后策廢少帝蓋卓矯董卓后策也

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旣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污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眾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畱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癡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爲萬世統可已承宗廟廢皇帝爲弘農王皇太后還政

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又後漢董卓傳

載此策云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又議太后誡迫永樂太后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選于永安宮案此蓋卓矯董卓后策也

范書袁紀竝稱卓逼何太后爲廢帝策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官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蔡邕

邕字伯喈陳畱圉人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光和初坐忤宦官徙五原遇赦慮卒不免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為司空徵署祭酒舉高第補侍御史轉侍書御史遷尚書拜巴郡太守未行畱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封高陽鄉侯三年卓誅坐下獄死有月令章句十二卷獨斷二卷勸學一卷集二十卷

霖雨賦

夫何季秋之淫雨兮既彌日而成霖瞻玄雲之曖曖兮聽長雷之

淋淋中宵夜而歎息起飾帶而撫琴

藝文類聚二案此賦類聚編于魏曹植愁霖賦後題為

又愁霖賦張溥等因收人子建集今攷文選張協雜詩注引蔡邕霖雨賦云瞻玄雲之曖曖聽長雨之霖霖曹植美女篇注引蔡邕

霖雨賦云中宵夜而歎
息知此賦在蔡集中

漢津賦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已立清配名位乎天漢兮披厚土而
載形發源自乎嶓冢兮引瀆澧而東征納湯谷之所吐兮兼漢河
之殊名總賦澮之羣液兮演西土之陰精過萬山已左迴兮旋襄
陽而南縈切大別之東山兮與江湘乎通靈嘉清源之體勢澹澹
浚已安流鱗甲育其萬類兮蛟螭集已嬉遊明珠胎于靈蚌兮夜
光潛乎玄洲維神寶其充盈兮豈魚龜之足收于是游目騁觀南
援三洲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既乃
風焱蕭瑟勃焉竝興陽侯沛已奔驚洪濤涌已沸騰願乘流已上
下窮滄浪乎三澨覩朝宗之形兆瞰洞庭之交會藝文類聚八初
學記七古文苑
述行賦水經濟水注文選陸機前緩聲歌注引此題竝作
述征賦而魏都賦雪賦舞鶴賦注引與本集同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貴

于其處又起顯陽苑于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眾白馬令
李雲曰直言死鴻臚陳君曰救雲抵罪璜曰余能鼓琴白朝廷赦
陳留太守發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而
成賦

余有行于京洛兮遭淫雨之經時塗塗連躓其蹇連兮潦汙滯而爲
災燧馬蹠而不進兮心鬱悒而憤思聊弘慮曰存古兮宣幽情而
屬詞夕宿余于大梁兮誚無忌之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忿朱亥
之篡軍歷中牟之舊城兮憎佛肸之不臣問甯越之裔胄兮藐髻
髻而無聞經圃田而瞰北境兮悟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歎
兮慍叔氏之啟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弔紀信于滎陽降虎牢之曲
陰兮路丘墟曰盤縈勤諸侯之遠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濤塗之
懷惡兮陷夫人曰大名登長坂曰凌高兮陟葱山之堯陘建撫體
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迴峭峻曰降阻兮小阜寥其異形岡

岑紆已連屬兮谿谷復其杳冥迫嵯峨已乖邪兮廓巖壑已崢嶸
攢棧樸而雜榛枯兮被浣濯而羅生布薶莢與臺菌兮緣層崖而
結莖行遊目已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于北垠兮瞰洛汭
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
子之歌聲尋修軌已增舉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風汨已飄涌兮氣
燥燥而厲涼雲鬱術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
我馬虺頽已立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曠曠而不陽哀衰周之多
故兮眺瀕隈而增感念子帶之淫逆兮唁襄王于壇坎悲寵嬖之
爲梗兮心惻愴而懷慘乘舫舟而泝湍流兮浮清波已橫厲想宓
妃之靈光兮神幽隱已潛翳實熊耳之泉液兮總伊瀍與澗瀨通
渠源于京城兮引職貢乎荒裔操吳榜其萬艘兮充王府而納最
濟西溪而容與兮息鞏都而後逝愍簡公之失師兮疾子朝之爲
害玄雲黯已凝結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敗而無軌兮塗濫溺而

難遵幸陵阿已登降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橫之奉首兮義二士

之夾墳

本作俠墳從藝文類聚二十七引改

佇淹留已候霽兮感憂心之殷殷并日

夜而遙思兮宵不寐已恆晨候風雲之體勢兮天宇湍而無文彌

信宿而後闕兮思透迤已東運見陽光之顛顛兮懷少弭而有欣

命僕夫其就駕兮吾將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星

集

本作竝集從文選前緩聲歌注引改

貴寵扇已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戰前車覆而

未遠兮後乘驅而競及窮變巧于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溼消嘉穀

于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弘寬裕于便辟兮糾忠諫其駸急懷伊

呂而黜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遠兮常俗生于積習周

道鞠爲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澀觀風化之得失兮猶紛拏其多違

無亮采已匡世兮亦何爲乎此畿甘衡門已寔神兮詠都人而思

歸爰結蹤而迴軌兮復邦族已自綏亂曰跋涉遐路艱已阻兮終

其永懷窘陰雨兮歷觀羣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

斯賦義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與兮言旋言復我心胥兮

古文苑又略見藝文類聚二十七

玄表賦

庶小善之有益

文選謝朓拜中書記室辭隨王賡注

協和婚賦

惟情性之至好歡莫備乎夫婦受精靈于造化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已元妙實人倫之端始考遂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良兌感其脢腓葛覃恐其失時標梅求其庶事惟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良辰既至婚禮已舉二族崇飾威儀有序嘉賓僚黨祈祈雲聚車服照路駢駢如舞旣臻門屏結軌下車阿傅御豎雁行蹉跎麗女盛飾睦如

春華

初學記十四古文苑

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旣遠也若披雲緣漢見織女立

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眾色照視之無主面若明月

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蜜

藝文類聚取依十七御覽三百八十一

長枕橫施大被竟牀莞蕩和軟茵褥調良

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四

粉黛弛落髮亂釵脫

書鈔一百三十五

檢逸賦

按陶潛閑情賦序云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則此舊題作靜情賦

夫何姝妖之媛女顏焯焯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

余心悅于淑麗愛獨結而未并情罔象而無主意徙倚而左傾晝

騁情曰舒愛夜託夢曰交靈

藝文類聚十八

思在口而爲簧鳴哀聲獨不敢聆

北堂書鈔一百十

青衣賦

金生沙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于卑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立

髮光潤頰如螭螭修長冉冉顧人其頤綺繡丹裳躡蹠絲屏盤跚

蹴蹠坐起昂低和暘善笑動揚朱脣都冶武媚卓鑠多姿精慧小

心趨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陷邪非察其所履
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爲眾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微代無樊姬楚
莊晉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揚國歷爾邦畿雖得嫵婉舒寫
情懷寒雪翩翩充庭盈階兼裳累鎮展轉倒積昫昕將曙雞鳴相
摧飭駕趣嚴將舍爾乖矇冒矇冒思不可排停停溝側噉噉青衣
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獵吹予牀帷河
上逍遙徒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于河維思爾
念爾怒焉且飢

藝文類聚三十五
初學記十九

短人賦

侏儒短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
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辨勇匡景
拒崔加刃不恐其餘佺么劣厥僂竇嘔怒語與人相拒矇昧嗜
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眾人患忌難與竝侶是曰陳賦

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詞曰

雄荆雞兮鶩鷺鶻鳩鷓兮鶉鷓鷃冠戴勝兮啄木兒觀短人兮

形若斯巴巔馬兮柙下駒本集脫此句從初學記補螫地蝗兮蘆卽且繭中蛹

兮蠶蠕頓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闔兮梁上柱弊鑿頭兮斷柯斧

鞞鞞鼓兮補履樸脫椎杓兮禱薤杵視短人兮形如許本集初學記十九引

兩條

瞽師賦

夫何矇昧之瞽兮心窮忽已鬱伊目冥冥而無覩兮嗟求煩已愁

悲撫長笛已攄憤兮氣轟鏗而橫飛詠新詩之文選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注作已

悲歌兮舒滯積而宣鬱何此聲之悲痛兮愴然淚已潛惻類離鷗

之孤鳴似杞婦之哭泣北堂書鈔一百十七引兩條初學記十六御覽七百四十

時牢落已失次罟絳蹇而陽絕文選文賦注

案文選潘岳寡婦賦注引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于所天此丁廙蔡伯喈女賦也藝文類聚三十有長篇近或

采此二語
入蔡集誤

琴賦

爾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焯焯綠葉參

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巔玄鶴巢其岐攷之詩人

琴瑟是宜爰制雅器協之鍾律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爾乃閒闕九

絃出入律呂屈伸低昂十指如雨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

徵羽曲引興兮繁絃撫然後哀聲既發祕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

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于是繁絃既抑雅韻復揚仲尼思歸鹿

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

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絃歌一低一

昂藝文類聚四十四北堂書鈔一百九引九條初學記十六
文選文賦注又陸機擬古詩注引作琴頌頌卽賦字寫誤

一彈三歛悽有餘哀

書鈔一百九

丹絃既張八音既平

文選江淹
雜擬詩注

荀斯樂之可貴宣簫琴之足聽

書鈔一百九

于是歌人恍惚已失曲舞者亂節而忘形哀人塞耳已惆悵轅馬

蹀足已悲鳴

書鈔一百九

案前明喬世寔汪士賢等刻蔡中郎集別收琴賦一篇
檢藝文類聚四十四初學記十六乃傳毅作也今刪

筆賦

昔蒼頡創業翰墨用作書契興馬夫制作上聖立則憲者莫隆乎

筆詳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鑠乎煥乎弗可尚矣

書鈔一百四初學記二十一

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已標悍體遒迅已騁步削

文竹已爲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搏已直端染玄墨已定色書乾

坤之陰陽讚三皇之洪勳敘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

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勤傳六經而輟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

綜人事于曖昧兮贊幽冥于明神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

乾坤之正也新故代謝四時之次也圓和正直規矩之極也玄首

黃管天地之色也

藝文類聚五十八
初學記二十一

彈棊賦

榮華灼爍萼不韡韡于是列象棊雕華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
利調博易使騁馳然後抵掣兵棊夸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
遲不疾如行如雷放一弊六功無與儔

藝文類聚七
十四古文苑

夫張局陳棋取法武備因嬉戲曰肄業託歡娛曰講事設茲文石
其夷如砥采若錦纈平若停水肌理光澤滑不可屢乘色行巧據
險用智

御覽七百
五十五

圓扇賦

裁帛制扇陳象應矩輕徹妙好其輻如羽動角揚徵清風逐暑春

夏用事秋冬潛處

北堂書鈔一
百三十四

傷故粟賦

人有折蔡氏祠前粟者故作斯賦

樹遐方之嘉木兮于靈宇之前庭通二門曰征行兮夾階除而列
生彌霜雪之不凋兮當春夏而滋榮因本心曰誕節兮挺青檠之
綠英形猗猗曰豔茂兮似碧玉之清明何根莖之豐美將蕃熾曰
悠長適禍賊之災人嗟夭折曰摧傷

藝文類聚八十七初學記
二十八御覽九百六十四

蟬賦

白露淒其夜降秋風肅曰晨興聲嘶嗌曰沮敗體枯燥曰冰凝雖
期運之固然獨潛類乎太陰要明年之中夏復長鳴而揚音

藝文類聚

九十七初學
記宋本三十

九惟文

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居
處浮溺無曰自存冬日粟粟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曰自溫六月
徂暑炎赫來臻無絺無綌何曰蔽身無食不飽永離懼欣

藝文類聚三十

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九終

全後漢文卷七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蔡邕二

對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
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殿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
南辟幃中爲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
從東省出就都東面十門劉寵龐訓北面楊公南面日磾華邕颺
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各諭旨朝廷曰災異
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
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筆硯爲對臣邕言今日十日詔召
金商門問臣邕災異之意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曰答聖問
綜眾變征營怖悸謹別狀上臣頓首頓首

本集

詔問曰五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騰起
奮迅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占者曰虹蜺對虹著于
天而降施于庭曰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者不得
稱龍易傳曰虹之比無德曰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裔王
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
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于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
無忠則天投蜺變不空生占不空言意者陛下樞機之內衽席之
上獨有曰色見進陵尊踰制曰招變象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
回未知孰是兵戎未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也抑
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嚴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
不曰假人則其所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唯辟作威唯
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是曰明主尤務焉

本集續漢五行志
五又五行志五注

補引兩條又初學記二引漢名臣
奏又開元占經九十八引續漢書

詔問曰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梁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爲怪皆黃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絳衣小冠帶劔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大司馬遂爲篡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旣不同又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敎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卽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曰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已往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爲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爲戒天子驚羣陰太隆羣下竝湊強盛也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

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本集續漢五行志五

詔問曰南宮侍中等聞雌雞化爲雄尾頭毛已似雄頭尙未變臣聞凡雞爲怪皆貌之失也其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雞禍孝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輅軫中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卽位將立妃王氏爲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冠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爲平陽侯而女立爲皇后王氏之寵始盛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吕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尙有索家不榮之名况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已意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于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取御改興政之原則其救也夫吕匹夫顏氏之子有

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本集又續漢五行志

一引兩條又後漢蔡邕傳注引續漢志兩條又後魏崔光傳

詔問曰踐阼已來災眚屢見頻歲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勁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日蝕陰勝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疫癘流行簡宗廟則水不潤下河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脩五事于聖躬致精慮于供御則其救也

本集續漢

五行志六注補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人主當精明其德則有休慶之色又曰非其月令尊宿法當君臣出端謀戒不臣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弱國強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爲嬴長侯王不榮熒惑主禮太自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門戶守禦之令曰杜漸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爲之退

舍本集

詔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蛹其咎安在邕對曰臣聞見符致蝗曰象其事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徵篇曰帝貪則政暴而吏酷吏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蟲貪苛之所致也息不急之作省賦斂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承安屈鉤省別藏曰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本集續漢

五行志三又注補又後漢邕傳注引續漢志又藝文類聚一百

詔問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各損壞五行志作臣前後頓壞

愚曰爲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

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于

瓦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宮瓦

自隳諸侯強凌主易傳曰昔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圮此皆

小人在顯位諸侯強凌主之漸臣意請率由舊章黜小人曰尊上

整下去暴悖之愆已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六沴
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羞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于下

本集續
漢五行

志

又詔特問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
卿士庶聞忠言皆各括囊迷固莫肯建忠規闕已邕博學深奧退
食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

文選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
文注引范書作宜披露得失

指

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忌已經術分別阜囊封上勿漏所問
臣邕伏唯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德音懇誠褒臣博學深奧退
食在公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愚怯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
之秋豈可已願患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
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怪也天子大漢殷勤不已赤帝之精輔或
未衰故屢出妖變已當責讓欲令人君因已感悟則危可爲安凶
可作吉假使大運已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

絕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為天所棄故也至于今者災眚之發不
 于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為鑒戒紛降目前欲使陛下豁然
 大寤可謂至切矣幸陛下深問臣敢不盡情已對虹蜺墮雌雞化
 皆婦人奸政之致也自即祚已來中官無地逸竄而乳母趙嬈貴
 重赫赫生則貲藏侔于天府死則巨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
 典郡過事既已續已永樂門吏霍玉依阻城社大為奸邪盜寵竊
 權侮惑之罪晚乃發露雖房獨治畏慎疏賤妄乃得姿意事必積
 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謂是今日道路所言紛紛
 復云有程大人者案程瑁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見陳球傳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
 高其隄防明設禁限深惟趙霍已為至戒且侍御于百里之內而
 知外事誠當窮治何緣聞之所已令安之也又前詔書實核已玉
 氣勢為官者踰時不覺司隸校尉岑初考彥時裁取典計教者一
 人綴之如玉渚所戒成不朝可知而還移州釋本問未論者疑太

尉張顥與交貫爲玉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
近者不治無已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姓璋所在尤名
貪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既不盡由本朝反有異
輩無已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流清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已州郡
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玗屯騎校尉蓋升竝叨時幸其實已足其
富已甚當已見災之故爲陛下先羣臣早引退已解易傳所載小
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龐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
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聞人襲寵忠實守正襲悃幅
剛直竝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優崇委重任
用責成納其英慮優游訪求已盡其情相待已禮相引見論議當
因其言居位十數年當此之際尙儉約崇經藝浮輕之人不引在
朝廷淺短之書不干于目貴戚斂手中外悚慄莫敢犯禁不獨得
之于迫沒之三公也春秋之義已貴治賤遠閒親小加大引在六

全後漢文卷十一
三
逆陞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復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
取圖寫讚厲已顛沛羣臣慘慘憂懼自危非典衡之道夫憂樂不
竝喜戚異方畏災責躬念當專一精意已思變則上方巧技之作
鴻都篇賦之文宜且息心已示憂懼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
之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不可求已虛名但當察其
真偽已加黜陟近者每已辟召不慎切責三公孝廉襍揉試之已
文而竝已書疏小文一介之技命臣下超取選舉眾心不厭莫之
敢言羣公尙先意承旨已悅郎吏舍人閒職長吏便宜促行誰敢
違旨至于宰府孝廉顛倒下開託屬之門上違明王舊典無益于
德矣臣願陛下強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踊躍思惟萬機已荅天
望已導嘉應聖朝既自約厲已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
人自抑損已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逸
羣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戇感激忘身敢觸

冒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
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讐

本集後漢蔡邕傳
又袁宏後漢紀二

十四

戍邊上章

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九異

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臣叔父故衛尉質時爲尙書

御覽作曰
親父故依

叔父衛尉質
時召尙書

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竝拜議郎沐

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日下遂由端右出相
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
寫心力臣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
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
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
臣初決罪雒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尙書郎張俊坐漏

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鞫詔書馳救減罪一等輸作左
校俊上書謝恩遂曰轉徙郡縣促遣徧于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
悲無由上達臣旣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俟望憂怖焦灼無心復
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
臣自在布衣常曰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曰來唯有紀
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曰所有
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
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
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曰付臣先治律厯曰
籌算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史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
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于用
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逐放邊
野臣竊自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

廢絕不得究竟悽悽之情猶已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已上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所宜摭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被考妻子避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已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散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已璽書已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畱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有律厯意禮意樂意郊祀意天文意車服意朝會意五行意

案此下有闕文劉知幾史通稱邕作朝會車服二志又後漢本傳云事在五行天文志則十意中有朝會及五

行其餘二意蓋地理藝文也

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已聞

續漢律厯志下注補引蔡邕戊邊上章又

後漢本傳邕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引邕別傳邕昔作十意云云又藝文類聚八十御覽三百三十五引蔡邕徒朔方上書又本集外傳案本傳別傳皆作十意則劉昭所引禮樂志表志初學記所引天文志原本是意字傳寫變其文耳

律厯意

前漢志但載十二律不及六十律尺寸相生

宋書律志引蔡邕徒朔方上書

凡律所革曰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

文選陸倕新刻漏銘注引蔡邕律厯志

案劉昭注補志序云律厯之篇仍乎洪邕所構則續律厯志即邕書也洪謂劉洪今不具錄

禮意續漢禮儀志上注補引謝沈書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曰為志

孝武帝封禪岱宗立明堂于泰山汶上

御覽五百三十三引蔡邕禮樂志

顯宗因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于辟雍威儀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曰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

也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續漢禮儀志上注補引蔡邕禮樂志

樂意

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曰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曰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曰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鍾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曰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曰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撓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曰建威揚德風勸土也蓋周官所謂王大其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太子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曰成樂志

續漢禮儀志中注補引蔡邕禮樂志案北堂書鈔九十六讖篇引蔡邕敘樂云世

祖追修前業采識緯之文
曰太子樂府曰黃門鼓吹

郊祀意

續漢祭祀志上注補引謝沈書蔡邕引中興曰來所修者爲祭祀志卽邕之意也

孝明立世祖廟曰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曰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

續漢祭祀志下注補引蔡邕表志

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曰問胡廣廣曰爲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實

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曰類相從

續漢祭祀志下注補引蔡邕表志

天文意

續漢天文志上注補引謝沈書蔡邕撰建武已後星驗著明曰續前志

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

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遺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

具天地之象曰正黃道曰察發斂曰行日月曰步五緯精微深妙
萬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
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曰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略求索竊不自
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曰文義潤曰道術著成
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雨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羣臣下及
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曰裨天文志撰建武曰來星變彗
索占驗著明者續其後續漢天文志上注補引蔡邕表志又後漢
張衡傳注引漢名臣奏宋書天文志一引
蔡邕于朔方上言開元占經一引蔡伯喈
于朔方上書初學記二引蔡邕天文志

車服意

曰文義不著之故俗人多失其名

續漢輿服志上注
補引蔡邕表志

甘泉
鹵簿

國家舊章而幽僻藏蔽莫之得見

同上

俗人失其名故名冕爲平天冠五時副車曰五帝鸞旗曰雞翹金
根曰三蓋其制非一

御覽七百七十三
引蔡邕車服志

永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重繪厚練浣已復御
率下已儉化起機諸侯王已下至于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科品當
傳萬世揚光聖德臣已爲宜集舊事儀注本奏已成志也

續漢輿服志下

注補引蔡邕表志

孝明帝作蠙珠之佩已郊祀天地

御覽六百九十二引蔡邕輿服志

案劉昭注補志序云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則續輿服志即董巴及邕志也今概不錄

朝會意

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已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
已下每月常朝先帝已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已六月

朔盛暑省之

續漢禮儀志中注補引蔡邕曰云云案當在朝會意又案南齊書檀超傳載王儉議云朝會志前史不

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七十終